

東周 一
西周 二
秦 三四五六七
齊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楚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趙 十八

澹庵評點國策上

翁同龢臨本



乾隆丙子鐫

高氏戰國策

雅雨堂藏板



曩時吾先祖康耆帥邗上得明人澹庵
氏所評戰國策絕可愛因手臨一本未
幾原本燬失今錄此本以為福將貽諸
好事者黃筆圈點臨劉海峯先生閱
本每章首紫色標點則姚惜抱老人
所選也鮑叔黃叔甚精并錄一二於下方
紅筆圈點購時亦有姑留之

同治四年六月
記



漢末涿郡高氏誘少受學于同縣盧侍中子幹嘗定孟
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
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
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於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後
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為可惜也高氏又嘗注戰國策
三十二篇世無其書前明天啓中虞山錢宗伯以二十
千購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聲校正本後又得
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稱完善曩余讀吳文正公東
西周辨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而今鮑彪本誤
以西周為正統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戰國策為鮑氏所

亂久矣及余再蒞淮南屬友人于吳中借高注考之歎
文正之辨爲不可易高注古雅遠勝鮑氏其中編次亦
與鮑氏迥異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
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唯高氏蓋其學有師承非趙
臺卿王叔師之比也惜孟子章句孝經解不傳而此書
於絳雲一炬之後幸而得存爲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審
擇于高鮑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言氏單國第
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
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
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
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
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
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
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
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
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燕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

書可繕寫叙曰

集曰下有夫字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

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

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

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

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

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

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

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

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

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

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以朝會

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

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

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

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

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

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

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為侯

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為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

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

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

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

蓋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

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

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

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

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

集曾无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

人恐懼不敢闖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

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

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

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

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

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

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

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

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

假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

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

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

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

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

出竒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

續周顯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

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

續齊宣王後語

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

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

計與秦

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
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
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

暉臺少海葉庭于
事情多管令人必不
用茲著之慮正在此

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兔興、馬逝。曾集作離然止。止一作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九萬人輓之。

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曰：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

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

劉錢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

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

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

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曰

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

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

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

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

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

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

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

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

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

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

之金也

吳氏補曰背不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按字當保按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元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

記兩惡於秦史厲一作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

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

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

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受秦

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糴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

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

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

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

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

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

閱閱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

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

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

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疆增積

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

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

辨而裁

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

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

之難子曾本作子集本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

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

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

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

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

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

詩筆出却是奇簡

太原西曾錢集作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

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

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

為君爭於秦謂薛君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

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呂禮者

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

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

以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

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

無理之理

期艾
吏一作史

此等文機真稿健甚
如走盤珠不可捉摸

則賣上亦常調論當
有不甚字今不用而別
字往下後勁消

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

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

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

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齊與強楚

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

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

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

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玉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

高氏戰國策 策一 六 雅雨堂

西出鮑政
西去黃三
此有誤
但亦改未
是

蘇秦鮑政
蘇子黃三
此有誤但
亦改未是

作之意是
王伐齊為句
因事作固守

生消可喜

爾與

蓋擬伐齊也王遂伐之
正是伐齊終兩歧觀也
天下歸齊則救之皆齊

則伐之耳

文能逸而失之輕

垂青寒素美德也
而仍以勢利之心出之故
有志之士不受人憐

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
合也必陰勁曾集改
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
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
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
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
先君之亾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
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
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
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

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
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
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
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
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
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
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
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

甚消有簡修然不是鍊
之使簡只是取緊要
書之餘志棄去亦不
飾觀貼卻以此見隋

左成之策一舉而為
當恒智于楚市恩
于周又為楚相去二
健

亦亦消然本者非正法

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有五

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元何

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大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

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

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

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夫空曰王類欲令若

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於相國相國令

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

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

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

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

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

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

周立殺昌他

鮑作令與史記合

鮑作為與史記同

鮑行重周

黃作且鮑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
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
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
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曾一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

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

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知是

以遣之也亦是辭命但小變左氏法然意態猶彷彿以之

戰國策卷第一

以天正而厥賊以陰目而
問罪上下失序莫此為
甚國策權謀之書也而
弁諸其首具慨也夫
此本按鮑注本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
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

魯國也毛君今屬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糧韓

慶為西周續史記蘇代為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為韓魏

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韓魏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廣多

之強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

君危之謂薛公危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

陰私也無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君臨函谷而無

文勢勁直甚此機軸
則與左傳國語全別

吳曰韓策
陽豎此
豎誤

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无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

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疆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

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

王令召秦秦使質之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

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

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而薛世世無

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

也三晉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

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

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于洛川也為周最謂李兌曰

李兌趙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

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

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

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一

戰而曾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

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

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

公疾秦

只教語我許利害

講讀日媾史漢講
媾兩字常雜

甚劫有態

鮑補必字
吳曰史有
不字是

忠說後惠
黃作志史
亦忠

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楚王怒讓周以其重也百人為卒甚敬敬樗里疾也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游騰游騰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公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公由狄國或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晉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兼有吞周之意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而憂

吳曰在史
樗里傳
猶韓子
呂春秋
黃不
是也
焉

微甲與粟於周凡五
出而不厭

大王滅亡國而為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

及糧於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代兄也患憂代

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高都韓邑

今屬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蘇代遂

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

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

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

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

又有徑入而不極於
突者亦正以突然
勤人

謂上應有或字

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
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
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折屈也秦聞
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也是公以弊高都
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
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不如譽秦王
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
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
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

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離石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

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

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

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

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

劉錢下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

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

而不已已錢劉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

壯鄰之禍亦善息
教之也

鮑作拘黃
三均字是

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周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集劉作過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

當為五楚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

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

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

得者器必。必一无名曰謀。曾集作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

無效也。王必罪之。也效致。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周君患之。蘇秦謂

曾一作調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韓魏必惡之。

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

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

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

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越人

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

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賈也。故

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

反意收妙

鮑以吾為
任吳氏亦云
然黃曰非也
高注可證

上而三轉下而挺
直此行直相間之法

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
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
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
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

周君將以南陽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

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為魏兵在河南為辭不往詣秦

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

魏求救於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周君反見梁囿而

文勢流動而險隋
不之

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曰温囿

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温囿今

也此梁囿梁國也温囿近周能為君取温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

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

主也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禦也傳曰而

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无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

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

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

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温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戍守也周君

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温囿以為樂私愛必

鮑作私云
作利是黃
日按高注
作私

三金字收句是廣
然却有德

以不鍊者鍊以不整齊
為整齊此文機利自
戰國策周也則易為
使楚因趙以止易成
非兩國之利也不以楚則
非趙不憚不曰趙則易
成

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
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羸四十金温囿
貢於
魏王八十金故曰是羸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
於周君而許之戎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謂楚王曰周必亡矣
為周字

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
周謂楚王楚王懷王

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

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

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
壁巖作狀如羊腸今在太

原晉陽之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
西北也

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

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

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

於周矣橫行
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
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
不

熟曰飢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下
錢劉
滅亡鄭邾

臣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
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

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

有所恃必有所忽國恃
大而三家恃富而破身
恃精神而不保學問恃
聰明而不進未有恃而
不崇者

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為周之

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稗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

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

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

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

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

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无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

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

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

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

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

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不日某人謂亦不日或謂
陸亦謂某人起固自
亦唯國策有此法從
亦是或謂素
最主作素素隱曰最
古聚字說文同

邑語曰聚也陽人聚
之類

戰國策卷第二

高氏戰國策

策二

雅雨堂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毀誰可與

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

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

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

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賞不私親近公猶曲也法及太子

太子卒黥劓其傅并罪其傅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

截其鼻暮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其物

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

可為刻薄少恩之戒
世霸秦者鞅以秦者
亦缺又不獨悲其裂
身也

敘事嚴轉筆迅
刻深寡恩盡商君治

秦之快而素人不憐又

說列形傳商君者擬
君臣相得之狀酷執矣
要亦以此不足展鞅之
技也嗚呼君臣之際
難言矣

收得新詩

世俱儀秦並稱不知
秦之才實十倍於儀
也夫連雞不可俱止料
之甚審乃鼓秦之舌而
函谷關函且二十九年向
使秦死而六國堅其盟
百儀且秦之何後此文
沉雄悲壯令人感泣
一言人鼓掌實有志
氣有力非特為後
魄子解嘲也

戰國策是史記正而
史記是戰國策表裏

高以戰國策

也言少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八年疾且不

起欲傳劉作商君或作傳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

代後惠王孝公莅政有頃莅臨也商君告歸懼惠王

還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

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

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

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

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卬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

故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說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用武也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之固肴

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田肥美民殷富戰車

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地

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此所謂天府府聚天下之

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習

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效奏事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

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

赤與白謂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

高以戰國策 策三 雅雨堂

不可以煩大臣也煩勞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

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為遠而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

之子也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

也續後語輔遂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禹伐

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關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士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

天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擊馳言

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

為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文士並飭一作諸侯亂惑

飭巧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科條既備民多偽態

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

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辯

言偉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末多

加誣故曰天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敢綴甲

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也夫徒處而

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雖古五帝

三王五伯伯劉錢無五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

高氏戰國策 策三 雅雨堂

岳後繼橫中具
有玉理摹儼極
精

似詩似銘扇手
有奇

能也。勢力故以戰績之。續猶備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

相撞。撞刺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

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陵萬乘。

誣敵國也。誣服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

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亡皆兵之由也。故服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

於治明也。不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

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

之說不黑貉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

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

恣寫困厄點一著
之色

鏤刻入神

雖是恒情然刺筆
太毒矣

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滕履躄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形

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音歸當作愧慙也歸至家

妻不下紕嫂不為炊。飯不炊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

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

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符中奇異之謀以為揣摩揣定也。

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其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

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闕塞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屋夏屋劉錢

不寫困頓之極則
後摹以志憂無色

並烏集闕一況必蓋烏
止宮闕之上飛鳴自以此况

高氏戰國策

策三

四

雅雨堂

羸滕作羸
吳口作羸
羸與羸
字通用

大人別藐之之意一從
並出而喜焉鳥則嘆
窺伺人之喜也乃以順
為正之意

高氏戰國策

也言趙王屋也抵掌而談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

清高似山也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綿繡千純也白璧百

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

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故蘇秦相於

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

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

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當秦之隆

盛隆黃金萬溢為用用經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熿熿也猶山

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捲樞桑條假伏

軾搏御橫歷天下銜勒也廷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

天下莫之能伉伉當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

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

邑培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匍匐也四

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

子不以為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

忽乎哉信不可輕忽

國策妙于收潔
西漢亦甚

頗堪失笑
有一柳遮花映

未數句乃一篇結構
戰國之風俗蘇秦素之人
品居然見矣

即就蘇秦自朝自
喜作結千古生色

高氏戰國策

策三

五

雅雨堂

鮑作主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蘇秦欺寡人欲

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趙固

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

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

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合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

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

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

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

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

也使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

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燕趙惡齊秦

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齊必重於王則向

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

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

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臣聞之弗知而

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不可言利國安君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

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連荆固齊收餘韓

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

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

高氏我國策 策三 雅雨堂

他率俱以韓非弁首一篇力排謀臣之不忠而欲獨伸其說嗚呼人豈能容之哉

文氣如法文情如環

先言六國之信雖成決極言謀臣之不忠而六

西南吳王韓非西面

者萬乘之存亡也

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

且臣聞之

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

襲郢取洞庭五都

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

江南

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

荆王亡奔

曾作亡命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

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

言劉錢秦下

以強於中以劉下有齊燕也

陵三晉

三晉趙韓魏也

然則是一舉而伯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為

不為此謀

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和平也

今

一作荆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

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

華下華山之下也

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

梁大梁魏王所都也

則梁可拔

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

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

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

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國錢劉本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

魏故曰欲成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

兩國之功也

於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

羸

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

於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

黃本亦累
靈板曰下
言潞病滋
需同字此
不得更言
若雷者寒
之假借是
日雲得內也

韓子作令

此段文機比前大矣

正汪洋間忽變出奇波
雖若遇物賦形實亦
有素作之

不點無伯王之四却翻作量
素三段
秦戰窮雄莫如長平之
勝秦之日取悔莫如不乘
勝取趙以救法未之陵王
說之敗故於此痛切言之
可也素王發聖以此最其善
括摩宜

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

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

武安曾嬖有君將趙四十眾拒秦秦將白起起坑括四十萬眾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

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士然則是邯

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武脩

趙邑也。一本有合屬。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皆秦之有也。代

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為秦矣。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

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施。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

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

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

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

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

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

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

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作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

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

尊韓作

王又并軍而至一作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

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

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負曰困方曰倉虛不

實本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且

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誠苟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

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

克紂故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

劉无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之眾三國晉魏也以攻趙襄

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一作三月城且拔

矣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

可降何國可降使為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

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

襄主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

破之約也國猶軍攻字有智伯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無如秦國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

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无破天雅兩堂

此二事亦尋常只以淇洹龜策生色

以起更作收字妙

高氏戰國策

策三

十

雅兩堂

即承上一反以爲妙

至末方似滾：而未
一而已當截住

此意尤妙
高德也

商略事勢多枯
言殊不類戰國
之文
事情透文氣爽

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玉之名成立
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
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玉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曾恐當
作主謀
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不如予之魏不

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
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
得反之則張

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
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
也子

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

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問對曰親魏
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

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

留之道屯留今魏絕南陽魏與南楚臨南鄭鄭今河南
上黨縣

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

周主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
可復救

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天下
教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
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

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
偷後語作倫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辟遠不足以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成伯玉之名成伯玉之名

一鑑兵句

勢最活潑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遠矣也。顧反。司馬錯曰不然。臣
 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
 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
 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
 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
 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劉奉危下有矣字。既此下
 臣所語危還作危矣。屬
 是。單危字甚消。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
 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
 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
 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
 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
 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

吳是作危
 吳新序同
 吳三齊字
 衍黃三周
 字衍

人希官貴身不知福過
手量禍必隨之可為家非
其分之戒

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

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

疾以自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

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奔走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

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本也今漢中南邊

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固必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无為字和楚楚必畔天

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

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猶與

助也勁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疆也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

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

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

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

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如破舌乃遺之女樂以

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字有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

莘

吳謂常是謂字吳氏請本字上屬

此句隋甚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

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

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也字

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

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

以五國也驕寵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

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

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

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

楚王何不聽乎也聽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

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

殷王高宗戊子胥忠乎錢劉无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為臣

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謁符也賣僕妾售乎

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

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无乎字忠且見弃吾不之楚何適

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

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

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

此與後章蓋記有詳畧存彼乃刪此

必黃本出

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約車約具對曰

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

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從順

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續後語其

長者一本更有言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

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

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

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為人

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

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

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

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

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

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軫為忠一本

更添一尚見弃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

忠字為臣乎軫為忠見弃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

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

其後秦欲伐齊

伐齊報曲沃也

齊楚之交善

善猶親也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

人慮之奈何

慮計也

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

之

約具也幣貨也張儀南見楚王

楚懷王也

曰弊邑之王所說

甚者無大大王

說敬也大

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

大大王

唯獨也願為王臣无有與大王比者也

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

先齊王

齊威王也

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

黃曰鮑作大當是與史誤作先者本不同

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也。厚重。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

權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而儀

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

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若此

齊必弱齊無援。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

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曾一作已。利錢劉一作

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德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

宣言之於朝廷也。宣徧。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

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王曰

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

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

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

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何重孤國且先

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

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

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

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

來來猶。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使齊。齊秦之交

陰合陰私。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

如此痛語直令醉夢
皆醒而楚懷不悟其
害死也固宜

史記作軫可發言
于應上拜曰無言
尤妙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
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劉錢
一作從曾一作表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
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
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王曰可矣軫
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大名
也都邑與秦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于秦
俱伐齊也於齊也故曰是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王今已
我亡于秦也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必大傷
傷病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
見齊

吳曰史作

未飯語結得矯健

秦合為一故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
復合之也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
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
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
也軫先仕於秦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
事也故言秦人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棄去今齊楚相伐或謂
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
以其餘為寡人乎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
遊楚者乎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

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

吳吟吟歌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與之說

乎管姓也有兩虎諍一作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

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

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

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

寡也寡少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惑亂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

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

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

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

告事本見也請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無征伐之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燒燔猶滅壞中

事於秦也君國也雅雨堂

雷如射雷之震
逆如逆億之逆

四種切不用前法硬
副而情事瞭然

鮑作事
曰詩字

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

求援助于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居無幾何五國

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

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

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

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

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

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

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君與知之者一本

無之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義陽川周

室洛邑王城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

魏約代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

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也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

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

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

醫國玉理一兩言也今固鮮國手也第占有卵者謀之而與無卵者敗之不亦惜乎

範有字

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

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而賢先王先王謂魏文

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語言也拔上林諫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

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

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

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逃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

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

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

一本爲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

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

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

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

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

只一旬消妙

戰國策 策四 雅雨堂

是鮑衍爲

鮑作修爲 朋吳氏謂 當與史記 名存卷 黃云甘茂 傳與此同 作修

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懼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

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

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

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

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

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

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

也。於是出利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

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

惡甘茂諧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有也。字本。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也。今公用

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

功多矣。戰功也。曰：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

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眾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

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

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

策四
雅雨堂

變其後

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

韓楚必相御也

御猶相瞰望也

楚言

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

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

健者強也

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患憂也

其健者

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

聽從也受也

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

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

且將也

出關遇蘇子

遇見也蘇子蘇代也

曰君聞

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

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家貧無

王願曰樹耳何藉于餘明其借照者真妾婦也

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

有益于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弃逐於秦而出關

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弃逐也

願為足下埽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

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

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

自穀塞谿谷

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

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

之利也

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秦王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

劉作重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

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

以相迎之錢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偽謂王

曰一作偽謂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

迎之齊印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也德恩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

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

語而厚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甘茂之吏道而劉无道聞

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

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

也衍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

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

也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

楚臣也楚仕於秦啟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

為一國恐傷矣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

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井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

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趙

此策圖轉奇劫極

鮑重魏字吳日星

鮑重魏字吳日星

高氏單國策

策四

九

雅雨堂

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

以解伐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

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

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

爲義也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

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作有續

古人有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

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

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

鮑作者之吳曰宜休者之

雖分作五節氣却是一串

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

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

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

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

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

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

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

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

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

破魏伐

因轉如珠

轉勢甚捷若印帶
作收甚得機

肥夫之名甚善移為
宣太后之謚更善

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晉之腸胃

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

有為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母故曰太后也昭襄王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

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

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曰以死者為有

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

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

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

及作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

一本无君字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亦是口頭語而稍
動之調可詠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
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
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
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
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
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
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
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
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

此作詩
黃作詩

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
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
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
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
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母他慮也

此非為
非以

魏曾錢本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

辛張陽母
澤字此

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
工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
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无已上夫

此類尤難
知下云觀
張儀之澤
又不云母澤
常河

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无儀字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无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鮑衍也字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

黃口陰乃陶字之孫白能其上者

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二世積節於韓

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

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

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

齊

五國罷成畢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石葉字
張字黃楊
趙字孫為
孫字之孫
白能
秦下鮑補秦
字

公不若由
是日孫不
可燒有故
保

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一疏遠之人而欲離間骨肉攘奪權柄命歎已自極難非有一種精氣籠蓋千古安能逐太后此仇探相任以守雖真傾危之士武特遠交近交攻為帝秦真設奸人禍誕險心使人悚亦使人恨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

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也史記割榮後語害榮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合前史記闔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其言臣

全以嘗疑誘秦王

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遊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字。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

先以交既言深之利
喚起下却述已之難
深言言表相性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已而載與俱歸者。其立為太師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尚。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

真是奇肆

疊出死字為意
險峻

臣耻五帝之聖有錢聖字下而死三王之仁有錢仁字下而死五

伯之賢有錢賢字下而死烏獲之力有錢力字下而死奔育之勇

馬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史記作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

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為霸使臣得進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

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无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

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

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

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

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恩後語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

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

不百字而六先生字五
實人字二先生字疊
出自是一派清切文
字

王不覺自露其心

吳印一
作卿黃
連不作卿

吳曰後語
注章索
絕誤

關口道破

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
 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
 譬若馳一本无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
 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
 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
 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欲少出師曾錢一作臣計
 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越
 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
 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

鮑補闕字
安托有

一曰得秦取天下
要領

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
 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
 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
 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
 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
 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
 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

鮑補闕字
安托有

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止邢止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不韓字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畢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

史有韓字
韓是
史記作夫
字
黃本與有
四貴按史
記有高陵

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

穰侯半宜逐也太后
可廢乎此素為成秋
之國也

突起

為檢已後身而叙日
更為落有風致
描寫能工

四用之字疊下為矯健
有鋒

曾下有華 陽二字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
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
走涇陽。曾下有華 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
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
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
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
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
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

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興瓢而趨。不如一人持
而走疾。曾錢劉一百人誠興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
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
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
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
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
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
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
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
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下已字鏡

仗切

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
 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
 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
 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
 侯十攻魏而不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
 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
 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
 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
 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
 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
 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
 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
 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

張字純平
 無長白此
 章有詳詳
 小詳

由實者何物而噬人
耶况吠堯也起而相牙
姑免議

素甚多富以心洗
折痛性

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
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
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
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
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
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行
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
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以字為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

與之昆弟
兵有疑定
行斃不重

黃本馬服
下無居字

止一忘心能令人死

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
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
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正字劉本无邢正二字於上黨上黨之
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
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
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

史系邢
邱純以邢
為邱非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國
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
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

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
 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梁餘子同也臣何
 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
 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
 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
 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
 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无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
 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
 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
 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元

鮑作印与
吳云是
傲驚同字

妙論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
 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
 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
 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
 曾云恐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
 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
 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
 成虎十人揉椎眾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
 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
 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

鮑作王為

黃本同案
於楚魏

悽惋動人妾婦之道也

8

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无於涂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范雎蔡澤俱以羈旅而豫相位范難而蔡易乘免戮之愧辱將寡之寵與間人母子者不同而成切者去一語因千古止之理也急流勇退以功名終二人雖傾危之士哉且乎光禹而辱之矣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絕無與天下

絕非君何

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欲，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感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

鮑改與文

鮑作顧

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不能存，殷

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亂亂是有

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

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

也，豈不亦忠乎？一本有聖字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大與字

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

君臣聖鮑作聖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啟曾作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

通敵字

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

墾草剋錢劉一作何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

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梧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

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誅往而不能反者也

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分一本无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

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

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

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

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

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

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

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

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

鮑衍分字

鮑本於上

鮑有居字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

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

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

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

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

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

應和也是勸進也

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

知楚與三國謀故必

不肯救之

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

一本以下

急

走去告

秦取漢中

能去是

救也秦益疑故秦愈不敢出秦疑楚而不救也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

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

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

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有功三國伐楚

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

妻以齊秦劫魏秦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則上黨

秦之有也攻魏則并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

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

之魏秦已珉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珉魏之臣也切

故曰困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佐負芻兄

苦之也其弟臣韓春自謂也珉欲困魏懼而復之復之負芻必

薛故言請為主因珉與佐也薛公入還也齊女還

以魏歿世事秦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怨薛公出已也

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齊

功无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下能分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

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

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

鮑街巨字

已字能切

美欲肉死而眉涉
文中生動之色無
瑜此數行者

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

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

北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

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

人決講矣必決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

也強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魏臣

魏臣孰如孟嘗芒邠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

邠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

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

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

數也過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

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

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殺范

於晉最薄而苛峭故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

智伯瑶先破滅也故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

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決晉水

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智伯出行水韓

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驂乘曰驂乘共載智伯曰始吾

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滅亡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

策六

三

雅雨堂

吳日期在
旗說范中
中中身
期旗同字

鮑重三國
三字是日也

種、情狀、家、在、目、是、
優、孟、之、所、不、能、於、者、而、
彈、於、出、之、

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栢子邑魏栢子肘韓康子

康子履魏栢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栢

子躡其踵踵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

卒共分之分也故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

所分天下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

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

願王之勿易也勿无易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

秦便不魏戰勝楚敗于南陽南陽陘山秦責賂於魏魏

不與賂上洛也營曾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

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

寡人遇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謂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

矣之至也資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

魏必危危秦王曰善昭王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

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楚使者景鯉在秦從

秦王與魏王遇於境秦遇合境楚怒秦合周最為楚王曰

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

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

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楚王使景鯉如秦

四字以虛點為實叙
章法極變要
是文中簡省之設

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无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

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

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劉是便計也秦王乃

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

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

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

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楚本下有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

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

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

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

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

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

把鈹推耨之勢鈹芸苗器也音括姚調二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

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

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

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

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媯通於嫪毐

鮑樹此字
黃多一字
留鮑作有

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

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

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

稷之臣於秦入納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

秦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供給頓子曰天下

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

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

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畢從四國燕趙韓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

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

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續此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

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致至而危

累碁是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

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

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

秦既拔鄢郢後白起伐楚人黃歇在秦上書

秦正而後則奇情未而文甚謫事迫而初氣自雍和太觀也

高氏戰國策

策六

六

雅雨堂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

鮑氏補注
作單黃是
也或借石
為單

此是有名古著傳
音隋而派暢

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

燕。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

儀西大梁。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

陳留。桃人邑名處。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

矣。秦云。翔黜。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眾二年。然後

復之。申洛也。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

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

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天下五合六國。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

盛也。玉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而肥仁義之誠。誠

一本作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

誠字。使無復後患。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下。有後患。

之有故曰。使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畜之也。小王

若負人徒之眾材。一本无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恃

也。毀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謂諸侯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无也。鮮少也。言秦強威可以克

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无也。字。智伯

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

吳子誠文
作地身居
黃三此地
誠必不知者
兩改身高注
甚明

文選注引
作雲翔不
敢校史記
新序同
甲字吳氏
有正按史記
新序同
宋女不同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无也字吳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此二

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

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作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

邑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為越所殺一本字

即干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謂

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

陽城因聚土為臺而今王妒妬字曾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不涉詩逸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鄰國敵也讎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免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

忖度之躍躍跳走也兔狡也喻狡兔騰躍一躡君則

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

治女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不

罪也可信而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正恐韓魏之卑辭慮

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

有累世之怨累猶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百世矣作累一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

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

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賴族類離散流

雅雨堂

馬夫三字說
改史不若序
皆作馬夫

吳曰新祥也
作孤傷是
序作流詳

借一表同作第一難

第二難

第三難

高氏單圖集

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還反是王
 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
 攻一本攻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
 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應一本无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
 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鮑作日

鮑行應字
史記抄序
同

此下文勢更雄肆
語多險勁

豈出正意
以韓魏齊又作三
層

高氏單圖集

策六

九

雅雨堂

眾史記抄序
皆作事機
注正作事

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
 劉本无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
 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泗以

水為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
 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眾多也一舉眾而
 注地於楚事戰事誦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誦反是王失計
 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劉本作韓
 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

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萬戍鄭

梁氏寒心梁氏魏也許陽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

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壤地是王之之地一經兩海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

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

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巳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

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

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

甚隋且有色

嘗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

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

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

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

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

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會乘夏車稱夏王一朝

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

分太公田和也始伐魏代韓呂氏齊侯諡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

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天呂氏絕故曰陳侯也

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黃帝與少
字校云不
字管衍其
印喜也

此處與
序合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

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

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格道不通平際一本

字無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擲委南聽

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

舍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曾劉本厚聚少而為曾劉本多

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牖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

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

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

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

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

也能服鄰國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魏趙而輕失齊驕

也世能服鄰國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

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何以

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伯智

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克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也。前衰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

一作隊 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

干隧邑名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

以朝天子於孟津 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

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

故布冠而拘於秦也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難終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 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 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 言議 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 雍有也 兩周東

西周也 扞宜陽界而東 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世主謂諸

侯也 諸侯懼怖畏秦不敢交會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

敢進 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尾後也言

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 王若不能

之道立也故云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伯

為此尾而有後患 有滅亡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 吳王夫差智智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 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

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心驕約 非楚受兵必

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

敵強弱等也。未无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

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

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楚。先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

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

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

罪則必有誅。下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字殺也。

獻則謂公孫消曰。秦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謂公

孫消也。尊也。數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

行戰伐有勞也。太后不善者。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

秦相者不為辛戎者。太后不善者也。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

周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便

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

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樓許。續許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失國勢。注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

鮑作羊是

鮑作楚是

於事不合也。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

字書無之。魏臣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也。敗秦而利魏。魏

必負之。負背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而王泣。王

因疑於太子。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樓子患之。昭

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魏太子。昭衍見梁王。梁王

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王曰。為期。期曾與我

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

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

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

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歸而謂父。曾本曰。耕田之利幾

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

倍。曰。無數。數多不可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饒今

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

趙。處於廓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孫有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子孫秦太子也。異人之。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

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

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治吾為子使。秦必來請

子。子異人也。言必使。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

高氏華國策 策七 雅雨堂

吳曰字書無所字不韋傳正義引此作卿

不韋知秦國之可盜
而以其子竊之呂公知
未幸之將與而以己女
附之其為子孫計久遠
大者幸小者王也而蜀道
之徒此軍之收呂氏之
遺種也則巧於孫謀其
急於族滅者彭越曰二
呂一律也五又以天下之
貪嗔癡者皆二呂也

西漢甚收史記而無
史記有便姊說夫
人語甚佳

此下事情皆史記所
無

意態妙

至死君知之乎

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

罪知

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

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

高也崩死也用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君謂陽泉君也累卵

至危也朝生木董也朝榮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

說有可以一切而使

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

四維

持之也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輔猶助也

王一日山陵

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

王后華陽陽夫人耳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

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

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

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

欲為已子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

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持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

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德是德講曾本

秦王

老矣一日晏駕

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亡也

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楚服王盛服

后悅其狀

兒狀

高其知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夫人楚女也故

曰吾楚人而自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子曰少

之以異人為已子弃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王罷之乃留

止止曾問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

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

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

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官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

往相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

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

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

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本

臣下有文信君叱去曰曾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

請字請字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

奚以遽言叱也奚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鮑本無此十
二字蓋言
者是也策
史在首史記
取之而移於
此有者乃
史記添入而
誤複耳

鮑本無此

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

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

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鄒陽曾于鄒陽衆賜死于杜

也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憾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

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為張唐先

行行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

王說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

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

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

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

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

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

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二十餘城今秦有其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

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

二十

二知之之聞之相應

吳曰與字

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臣一作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

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

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敵。以國事願

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

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

必受之。之地一作地秦受地而却。却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

挾。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臣請大王約從。約從

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

亡。言輕之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

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

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

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一司

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

而去。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

津令問國是波瀾
由是轉入武安君更
受有故

鮑志修志
黃叔作教

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邪曲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

人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觴酒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七首當死。武安

君曰：緘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緘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緘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曾纏之以布

功臣之諫也。河字指
西而國恒隨之。每及此
類未嘗不為之扼腕。其
能經略者尤目前之可
痛者也。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

言。言不敢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

諂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

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

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茲劉一乎！司空馬又

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

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注別見。秦王召

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

高氏戰國策 策七 雅雨堂

黃作諂門
鮑本作諂
改為諂
曰未詳

屈於內屈而百姓靡於外靡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劉姚

曾本皆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冠舞舞劉本以其劔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千戶以為上卿

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

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

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

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

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

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

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

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

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

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亡失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非言韓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朝歌之廢

高天我國策 策七 雅雨堂

黃曰府不
有冠帶其
劍與此正同
舞者帶字
俗作帶而
此也

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之

雖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字也為市賣僧求其小利南陽

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

難為魯所束縛而歸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

齊故曰魯之免囚也相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

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

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文公用中山

來朝也傳曰五殺用而秦霸此之謂也謀破楚成王此

盜而勝于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盜則未聞也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醜辱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

其可與立功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

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

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沈於清泠之淵申屠不

澗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

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

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秦王

曰然乃可劉无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不賞

可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

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

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有功於國

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

有而字百姓弗為

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百姓弗為

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今嬰子逐曾本今

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敵

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鮑有申字

高氏戰國策

策八

雅雨堂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之也公孫田氏也又

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

欲封公甚於齊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開也

為劉无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

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

嬰削是其所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

楚王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

通无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謂死也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也客曰鄙臣不

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亡無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鈎不能牽牽引子繳不能蕩而失

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

齊陰别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无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

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

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無奇理而有奇趣
其海大魚之謂乎

黃陰請
吳曰夫齊
序作無齊
黃曰夫為
字形近而
韓子作君
失齊淮南
人問利曰

靖郭君善齊貌辨

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

作劑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

齊貌辨之為人也多

疵疵闕病也

呂覽

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証諫靖

郭君不聽

受聽

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孟嘗君田

也號孟嘗君

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

刻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

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

苟可慊齊貌辨者吾

無辭為之

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旦暮進食

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

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豐鍾之牛者也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

宣王不善

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

貌辨靖郭君俱齊也止於薛無幾何

貌辨辭而行

行去也去至齊也

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

固請必行

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

懷藏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

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

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

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善出走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辨又曰必聽之

聽與楚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雅雨堂

高氏戰國策

策八

三

鮑不重王字
黃三王字
秋不重王字
引此亦不重
黃三信乃
信三王字
引此亦不重
背可證

鮑不重王字
黃三王字
春秋作威
宣

惡於後王。言口後王劉无此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

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

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猶動

也。發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

也。殊不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

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曰衣威王必能使靖郭君來

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

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

也。印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

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趨難者也。外猶賤生

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趨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

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曰救趙孰與勿

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也。段干姓綸名。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

何利。利一无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

也。境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

段干綸曰夫魏上鮑補對曰

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

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救

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早晚也

徐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

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

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

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

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

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韓魏

之君因田嬰劉无田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

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用

之謀而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

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

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

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心術如此

人心險惡乃至於此
殺劫中物也吾其信
言心術經賴此片光景
能無犯人之憲

吳曰開其
因黃子孫
隱作公孫開

吳曰當隱云
其作田期也
紀事經三條
州子期也
忘也黃世臣
當是匿字
陳臣期忌同
字也周策
陳臣忌同此

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

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孫子謂田孫子孫臆也齊將也大事兵

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无解兵而入齊入使彼罷弊

於先先曾弱守於主彼謂主者循軼之途也鎡擊摩車

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鎡使彼罷弊先先曾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

天唐軍重踵高宛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使輕車銳

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成侯鄒忌也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聽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君謂

留之楚為鄒忌留田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

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

田忌之不返齊也反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田忌亡人

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

亦必以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眾多也嫌其作威福故

鮑以上補
必字三
皆有此字

彼罷弊
先弱守
多於字是

作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

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者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

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修八尺有餘長修身體映麗映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窺自

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其國史作徐君平

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字城北齊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忌字不自信而復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

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

問之客曰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三向後三變

也上一无以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

視又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求於是是一无於二字入朝見威威字王曰臣誠

知不如劉作臣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

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

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无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

雅雨堂

絕正議論而後謹出之此國策之智也

高氏單國策

策八

七

雅雨堂

未得佳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无可進

者。改循作脩。曾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

而應之。擊應。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幅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

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為然。威王不應。應答頃

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敗者異人而同辭。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遺發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曷為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下也。吾

之使者者一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

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雅雨堂

策八

未教吳曰誤
徑作未教

發鮑作廢

鮑樹之字
吳有也

發鮑作廢

鮑樹之字

未教吳曰誤
徑作未教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張張丐曰臣請令魯

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

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

過矣過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與猶助也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

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

令一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

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眾為中立无以為助也觀二國交

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眾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大也

不與勝者而合戰勝後最得文中翻使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二國字

赴齊而宣王也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

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不更

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患憂天下為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强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為秦相烹秦

曾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

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无

奇句

美曰此行先... 曰力一作口...

德不有... 世其甚...

穎高辛帝譽堯帝一統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

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

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慘也目不慘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南面向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

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

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

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

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

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

喻威解如風雨散疾速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鄙臣竊度之度計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

六義以此為第一
博而精神激昂而
澁急五世下披之相
欲勤者抵掌日宜
如神悚矣

世之利念顧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必謂齊西

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

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

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

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

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

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

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搏關臨淄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

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

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鮑作博吳
曰後修注
云今交州博
城縣有博
吳云是作博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為與國

相與為黨與也 患難相救助也

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

曰宣王也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

謀過矣

田臣思也

不如聽之

聽伐也

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

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

天下

劉无下字

以燕賜我也

我臣思自謂也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

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舉拔也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

素寧強信支離當
時六國已衰故借素
以恐喝之而易為力非
儀之策果善而辭果
至也

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
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

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

任用張儀之罪下一有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効之王致効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取割今齊王甚憎張張一无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齊必舉兵

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不能相去去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

出函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齊果舉兵伐之

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

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

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

高代伐國策 策九 雅雨堂

鮑術張字
史記也

鮑術張字
史記也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

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

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

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

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

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

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

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

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

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

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

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

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

也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也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與衍能作

鮑衍使字
黃曰陸以
位者由史
記陳軫也
為秦使是
其說

善息則生。蛇足則死。世之為蛇足者多矣。貧窮則息富貴富貴必罹危機。嗚呼。功名之際。殆難言矣。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至一本有字。謂李

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

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

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壯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破趙長平一本无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无楚字

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

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得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過且趙之於燕

齊隱蔽也一本无也字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劉本无兵字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

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

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

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鮑本此

割之鮑改字

今齊人吳

齊趙鮑改
齊楚吳曰
史作楚之吳
曰未遂引
此史楚字
皆作楚字
見三楚字
皆本亦蓋
不知者以史
改之耳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高誘注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齊質

蘇秦謂薛公曰

公田嬰也文之父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

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

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楚自立王

質之无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

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

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入猶致也

可以益割於楚

益多可以忠割取

與中生有夫矯離者一
特一筆靈一離一情理
是空中之閑凌雲之卷
也是海市蜃樓之幻而

雲龍之出沒也自非能
橫世安得此廣長否
嗟觀止矣

此是戰國士有
言作文者

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
使之一本元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
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說一本元人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
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
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
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臣觀薛

此補字
楚字

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
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
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
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告謂太子倍割楚以許
歸太子故曰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
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
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
及饒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

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重故臣

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元立太子，辭必不倍求

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一作而為交必聽王然。

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為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削楚者

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

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

鮑魚牧字

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

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秦

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

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

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

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元知之楚王曰：謹

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

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

鮑魚今勸太子去者

固鮑魚因

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

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

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

。薛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謂雖

願貼得亦有色

以此筆芒前無

堅壘

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

加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

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

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魯作青。以問夏

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

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欲

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无憾。言故得為

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持言也哉。

高氏戰國策 策十 五 雅雨堂

鮑以持為 待吳曰得 字行 鮑以持為 不毀之 繁菁作青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元以補一本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訾天

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

灑田續晉恐作督春秋傳鄭曰車軼之所能至晉讀

軼取之取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

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如使而弗及也勝勝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

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

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或以問曾作

孟嘗君問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

君其殺之傳曰淫為大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

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名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

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

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

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啣出其血以盟曰齊衛

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結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

鮑進上補
遊舍人字

勝賢
黃品有誤
但所以是

鮑作文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元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為功是轉禍使齊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敬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

之便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

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劇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

劍而操鈇鐔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

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

流便

精潔

者故堯猶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

標通鑑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

成鮑作戍

鮑作戍

更進一步得有力

類今髮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髮，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髮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

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勤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

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阮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齊魏亦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

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无忌

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

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

陵君公子无忌无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

故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

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逼三

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

劫趙魏，疏中國，劫封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取兼魏之河

雅雨堂

是魏公子
黃曰是氏
同字

謂魏公子
長曰此書
謂爲書

鮑叔福焉
軍曰曰福
乃福長是
也
黃三今本
封誤刻

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
 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
 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
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
 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
 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
 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此秦下補
楚字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无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鮑本諼作
煖史記作
馮諼解云
馮作煖

慷慨悲歌落魄
 况悽然在目

辭命甚古於拙
更見隋

長。欽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欽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事歸作是

事記有富治者與期
意如勝此
史記使石煖不如此長
驅求見

語石言而敏妙
意德宏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起能作是

不說能作是

後石界

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所為文馮諼曰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

乾書下者

直上先王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本无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无纖介之禍者姑字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劉本作君何不

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

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

媿鮑作媿黃曰媿媿

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

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

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

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

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

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

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未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

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廢馬百乘无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騾耳哉後宮十妃皆

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膺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國是恒情耳
千古曷足恆哉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
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
去之不敢以為言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
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
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

吳曰春秋法
作王觸也
曰王今人教
王觸則在法
未如後世何
據合為及

雅謹

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
耶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
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
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
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虞天下之士仁義
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
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

黃作虛
作虛

黃作虛
下無與字

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晁去滅亡无族晁去滅亡四字三本同

一有四字集无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无其實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約无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无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

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无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乾安華字

世有八字

調貴

人之行願請受劉本无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

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曾本作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

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无罪以當貴清靜

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

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

觸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王斗諫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

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相

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

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

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

色先君好士是劉本无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

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騮耳劉本有之王駟

馬字集无王駟

鮑作王

鮑作王

鮑作夫

鮑補字

吳曰奉作王

則非指觸

鮑作王

鮑作夫

一 篇皆問諱辭
不祖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无也，今字三同。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无問字。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送俊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上賂齊曰解如議。人焉之語曰天口駢。

印口頭語。或文與。慢之甚。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誼。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无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

吳曰。鵝鶩。田鏡。

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亡。而責士以所

並作士。

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

魏改秦為子。史佚。

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

史鏡作桂。上作來。

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

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无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

王因勿稱其一本无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

鮑作蘇子。

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

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无然字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此字補對曰存宋利也
王曰伐宋利
宋曰伐宋利
利
此字大信也
若曰夫約然
白其屬此當
有誤

吳曰史作陽
地
吳曰陰平
史作向

魏非釋帝
作取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雅詞灑氣寧理危
機滑稽之風少沈
之味多已脫戰國
而西京矣

蘇子一本无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上二字，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无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

魏非秦為上
吳曰此字補
為蘇子說
誤前字代
為秦說也
此字大信也
若曰夫約然
白其屬此當
有誤

方叙事而拉搦意中
戰國文所以婉暢西漢
則切而稍直矣

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
一作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

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
一本非

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
曾力下魏而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
一本

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

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

黃城之墜也。溝棘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

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

弱而憎下人也。曾本无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

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

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

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

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

之禍常以丑人為意也。夫一无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

波瀾節意亦好

鮑行秦

鮑作魏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是劉本作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積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曾本无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

乾改適為敵吳口通敵通吳口通之也起有杜秋僅能改適

修隋

差平居而謀。玉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

乾改適為敵吳口通敵通吳口通之也起有杜秋僅能改適

此等文字大不易學不可
習也往往未嘗不存
美鍊之使整則必板剛
之使簡則必不暢必怪
此機文乃入妙

燕戰於柘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
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
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
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
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折駭而炊之殺
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
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此等文字大不易學不可習也往往未嘗不存美鍊之使整則必板剛之使簡則必不暢必怪此機文乃入妙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
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宗者內
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
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
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
廩。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
總身。屈穴中。罷於刃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
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此等文字大不易學不可習也往往未嘗不存美鍊之使整則必板剛之使簡則必不暢必怪此機文乃入妙

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
 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
 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
 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
 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

黃本三下無之字

敵能攻

鮑氏

吳曰事到
有缺字

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
 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一作非咎

一作非咎

一作柅劉罪於人也便引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

一作柅劉
咎作喜

亦有柅劉
咎字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

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
 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

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
 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利明作權務時勢者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衽一元席之衽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玉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一元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

吳比皆作北章志字同

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

黃本作失恐是着文此
黃本無得字
按曰下字作
按字誤
竟能亦魏
吳即上文
境字

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无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紛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

鮑行曰

全錄補

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高印華國策

策十二

二

雅雨堂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喧者

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喧也齊人見戰國策

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

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

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

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

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

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

續

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

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

吳曰孤國俗字誤析曰者於齊直者於孤據之古今人表作狐爰黃曰喧振聲之特向子呂春社作觸子呂春社作觸黃三案俱為黃

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雪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如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反字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无此十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忿不顧燕王之

吳曰三不知
字春於後
語此作如
固錄之
鮑樹園字
吳曰進書
辭

此千古屈指之文也
大指以不主教人豈
魯連真存抑當
時名傾天下而借之
以相結身予無取
焉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

再劫勇士不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

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一本添齊字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

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曾无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

高氏戰國策 策十三 雅兩堂

此言是年
無如者
二句四句
三句五
不在說士
不說

魏侯十
史作十

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此亦一

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徼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相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

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无此以為遭齊相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相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

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櫝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策十三

雅兩堂

此亦一

此說

吳三并

吳三有天下

黃本作

徵字疑字是也
鍵要

貫珠者似石為作
人姓名

是乃才據善者要
是識大體要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
 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
 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
 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有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
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
 已善王劉曰奈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何曰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
 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
 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名田單而揖之於庭
 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
 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
 而名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於朝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

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

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志。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曰。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曰。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吳賜恐補
貂勃王不若
也字字地本
也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
曾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始字。
 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
 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
 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
 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
 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
 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
 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

吳曰春。漢今本單下重一字。乃誤涉。吳氏曰。上。連字不同。

此可為讀書自滿
戒

此倡是韵。後人帳才。願也。
俱叶平聲。

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
 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
 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
 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
 不能下。壘格也。
續云。正音谿。古叶音晁。改作壘於梧。正說苑同。
 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文插。為士卒倡。曰。何

往矣。宗廟亡矣。亡日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
續別本无可往矣。宗

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
有叶音往。黨尚。皆當此之時。將

吳曰。說苑。於。三。齊。亦。也。二。年。也。似。桂。也。文。說。苑。同。

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

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澗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

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

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

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

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為辭

而攻之。亦可。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

史敦。劉作微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

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

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

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

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后三字賢不

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

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劉本作能

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

樵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
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
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
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一作為謀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

立六國後使自
為戰即是此

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
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
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舍南
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
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
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續史記松耶柏
邪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
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莫音通客音古亦音古史
記歌云云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鮑參

鮑參

鮑參

計深而文高

收得滿灑灑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
 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
 齊見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
 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
 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
 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急宋猶言迫脅之
與下文方合非告急
之語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
劉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
一作宋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
 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
 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秦必

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也好利而

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此有脫字
詳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以圖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无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

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凡權勢莫不托于影射成于久假故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此狐托師威之說也非奸相權踏之罪也

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

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

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

大亦太
兵見字上

圖黃作唐
蛇以圖兵
日長

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
而有作有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
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
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
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澨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為梁山
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
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
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逆苦矣夫苟不
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
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
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
大梁取曾作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曾作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蔽王者洵狗矣
後人者夫獨非吠
人之物乎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

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

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

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

曾下有江乙曰三字

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

三同未有效

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

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見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踣

車衣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

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

黃泉君經拭黃泉驅蓐螻蟻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

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

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

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

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

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為

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

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客辭

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而不得有說

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入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

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

雅雨堂

策十四

雅雨堂

雅雨堂

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劉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此亦蒲反
黃曰蒲反
蒲陽也
漢書地理
志

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无功也。得趙而王无加焉。是无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一作是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甘茂可乎。范

此亦蒲反
黃曰蒲反
蒲陽也
漢書地理
志

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
 如如一事君小不如如一事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
 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匄滑於越而納句章昧
 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
 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
 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
 車被玉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

鮑俱作如
黃三滑即
古滑不音
李黃注云
過秦論引
韓子史記
不引策三
也

察瀨胡文
作塞屬門

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
 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
集作陸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
 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
 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

三曰陸見秦
策注注乃
地此由有
四軍連郟
陸亦順是
陸塞是

秦楚之不和存亡之國也楚
 弱秦強楚之強秦弱豈
 非名語但秦主人心似不
 定而楚以懷以事秦
 蘇子之策雖善若此
 之名好句

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燕代衛字

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與深謀三字曾无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无所終薄。令君曾作今欲一天下安諸侯存亡國寡

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无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畢韓必入臣於秦

鮑西塞
二十天日也
有

豪奴詐鄉民直
以此以吻不且觀也

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是漢
人語与上文不貫疑衍

韓入臣錢作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

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

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

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

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舫船劉一作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

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无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

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无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

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

周魏作開
黃芝所書

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王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

五言

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

字皆稱也按下文云是昭雎之言不信也若謂昭雎何得之爾

鮑有日字

待黃作行

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8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

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敘得欽崎歷為或
慨低徊令人羨或見
之而向勤王好賢
有餘味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

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頭
 決腹壹暝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芟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
 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
 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
 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芟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
 蓋芟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鮑參為字

吳曰芟冒

芟冒勃蘇

已屠音

商

家名祖康

新造蓋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
 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
 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芟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
 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
 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曾一元負雞一本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
 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田國相若封之執珪

鮑參為之

吳曰子滿

傳子滿

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

餘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

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殉楚難注引戰國策

吳楚戰於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

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

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

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鮑以子名
華蒙也
華子華
鮑挾拾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

勁也劉一元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

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

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

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

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

地以取取一作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
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一本下恐必不
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正

別本正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鼠之乘秦也必分

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

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鼠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

相臧為昭鼠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三國惡楚之強

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

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无利三

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鼠之兵令之示

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

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无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

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也尚曰

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

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

吳秦義
官作齊

鮑以年為
吳是

侯鮑作
鮑

鮑補利字
曰補利字
於天下無
吳是故也
字是

鮑街止
字是

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懷遠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

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

鮑叔牙為
三朝不故
字考曰故

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于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

保盟不絕
補皆盟
字三曰是

右出一奇次第之遂
或謂若思見之言生
之妙
篇中凡經安再用
而不覺其後三用而
不覺其煩

此令人作文只以三大
夫之言告慎子一向完
矣此則後之而約其辭
後之慎重約之道緊
慎重有法道緊有
力法力兩並左文之妙

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

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

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

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

一作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

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

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

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

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

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終篇皆多

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

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

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策十五

雅雨堂

吳起曰乃
齊策蘇子
蘇子知太
女阿謂蘇
子之怨已
也必且務
不利太子
太子不如
善蘇子蘇
子必且為
太子入矣
蘇子乃令
人謂太子
太子復請
善於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
 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
 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
 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
 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
 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
 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

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

一篇俱從實字發
議多能幻絕趣絕
鄙絕儀古以此而展
轉困於豈不以時乎

在於與夏著想
靈顛倒唐人
小說以不出此

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

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立

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

賢不此有
臣字

三日吳曰
桂法
吳曰三年
乃得見乎
吳曰三年
吳曰三年

今此令

能作卷中欲
又歸與

為一妻一妾平地起風波

更想不到

亭他出來益奇

又拾一出

讀未修葺為三後創
嘗見五鄉火國諸公
夜想指初皆海內極
高極妙文字不似張
飛天乃題題於千百載
之上也

語簡而意多自
覺古隋

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
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
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
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
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
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
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
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
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黃帝見
字乾補
曰過者是

乾補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
王因收昭睢以取齊相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
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
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
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
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
人字將收
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
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亦
舊作王
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

此所標為
儀若曰孫
甚以標就
拍秦韓魏

乾補

乾補

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

一書而西說

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

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

楚作今之德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

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

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

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

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

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

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

鮑唐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雖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

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

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

一無棊字

之所以能為者以散

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

劉无不

不勝五散亦明矣今

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梟之不散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
 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
 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
 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
 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種機上干主心下
 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
 於丘山

黃本舊作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鮑上無若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鮑作交德立后也吳不買上宜有仙字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

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

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

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鮑作城為成

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以三字同无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一无此輦字。從鄆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

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

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无執

珪而授之。為曾為上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封之二字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

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

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

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之堅也。六十而

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

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

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

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

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

高氏輯國策 第十七 雅雨堂

此段宣為
靈善可計
厚作宣此
文亦作蔡
後宣王非
故蔡宣保
事特宣為
注淮南子
其禮

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

鄗，燕以錫，吳曰通。

趙趙以為上卿

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

客又說春申君曰

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

續韓非子諺曰：癘人憐王。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

韓非子諺一
亦有古語云
癘人憐王

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纒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玉可也。因為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

禕孫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

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

飛徐者。故瘡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

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

今持節師神作師也作馬

音引三言此作者焉列三言

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

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愀愀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

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

此作愀為

時乾作

摹寫知己之遺亦
聲出金石

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漬漉汁灑

地白汗交流中阪中外一作外遷延負棘不能上續索隱引戰

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

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窮巷

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音被僕也有陪字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曾又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

戰國策 策十七 雅雨堂

此作被黃
李善注度
能交論引作
拂三按同

此作外

戰國策多輕俊此
章獨蒼勁朴直便
是主序正始

知有竊國之巧不
知有滅族之禍也
貴唯春申為他姓
可保賢矣卒利令
智者以此

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
君知其其一无有身園乃與其如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无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
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
一无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
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无

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

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

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

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

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无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

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

求君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

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何能對曰能鼓

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

策十七

雅兩堂

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
 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
 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
 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
 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
 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
 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
 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
 人為之奈何无泄此口君名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
 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
 曰妾聞王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
 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
 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
 諾即名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
 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
 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
 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
 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
 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
 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

君并殺之二君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
 治吳凡十四年

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

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

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

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

高曰：軍國事。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勞請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引此作佳自堪配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

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

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

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

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强魏也一本敝楚見强

魏也作强

其於王孰便也

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羈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

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於此以廣

異聞

鮑作謂馬多力

鮑作武黃

見鮑作是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

板郄疵元和姓纂郄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

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无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憲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

下苑作之

吾知對孫本亦作郄說

兵說作君

又出此一奇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
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
之趨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
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
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
好利而驚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懷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

長曰韓在驚復

与三紀不重

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
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
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
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
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
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无襄子召張孟
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
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宣子作桓其
曰韓子說范
並作宣

乾政蔡為
范襄子
志西河郡
有皋狼縣
又有商縣
黃曰韓子
作蔡

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无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栝楚。磨之。有栝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箭鏃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尹澤尹澤字

秋鮑作秋家元祖序秋即秋字

鮑孟談子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知孫之亡君實惜其才勝德也。夫明不足以燭幾。智不能以料敵。身者垂分。名曰難將。

廣乾在廣

由我何才之有彼之才
物凌人之不與耳是
故好以亂凌人者有
石敢者也

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云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
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
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
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
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
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
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

公鮑本塘

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
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
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
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
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
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
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

曰鮑作日
韓子作
期日之夜

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
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
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
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
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
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
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

廣能行廟

吳晉即
五伯古通

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
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如何對曰死僂張孟談曰
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
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
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止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
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
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吳晉當作
而今諸侯
復未

展卷一過不勝風
蕭水寒之或丹心
千古忠臣義士也
何以刺穿目之

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
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
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
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如為
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
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
刃其扞曾本作并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
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
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

插此尚以發下論
甚增濃色

去者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

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

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

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

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高倫

此言與此
於此言
於此言
於此言

吳將之
作漆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
 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
 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
 嗟乎豫子豫劉去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
 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
 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
 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
 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別傳擊衣之頃襄
 子之身無諸道血而
 死豈讓之精誠故
 然耶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

錢无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

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

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

耳今本无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

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

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

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无利之也必輟君不

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鮑作趙
 策云是

帑作子孫解與眾義
物左傳字帑通用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
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
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

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

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

曾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

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无聞

乘軒車蘇秦家

補是作乘軒車

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豚負書擔橐觸塵埃

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

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

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

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

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

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

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

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

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

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

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鹿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日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此文當從史記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

蘇秦為齊
吳之皆皆
吳說

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曾本非素深
於韓齊也
臣

喜說作善
王說

奇肆階動之是
戰國文三篇

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

吳說
有秋之
威之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

信先言秦以三火甚是疑非

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

文黃作有

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

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

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

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

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

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

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

吳昌年史作十七

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

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盍馮亭令使者以與寡

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
 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
 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
 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
 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
 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
 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乾也同
二字

黃本無七
十字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
 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
 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以程乾地
黃本無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
 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

絕以勉為
免黃三此
以充為侯

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
 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
 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

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

公孫起
白起王詩
印王詩

夫人者指之以此人
即木也
以鐵鉗出入於木之中
喻人入居中離間
者

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
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
鐵鉗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
有謂集錢劉臣為鐵鉗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
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而齊王欲求救宜
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
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

於廣階處見態

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
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
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
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
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
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
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構心疑

信字疑

吳日信

章作

吳日信

吳日信

吳日信

此有信

吳日信

有能

吳日信

孟淺而多入人情
使人惕然自省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之
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之哉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
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
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
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
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而天下之所明見也

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
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
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
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
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
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
惟寐亡劉本作志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
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
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
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

黃曰此已
為忘耳

夫行之
不廢也

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

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

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

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移續

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

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

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

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于梁矣秦與

梁為上交秦禍按攘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

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說之書百

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

書而已豈免為陋儒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

乎言不知通變也不待伐矣一無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

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

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

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

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

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

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續云改移續
安作案移
續云改移續
續云改移續

黃曰美秦
自入秦者
向觀其日
楚王不入
其計
其言亦
伐下有以
釋三字亦
絕好印字

程